



第一个考驗

DI YI GE KAOYAN

林斤瀾 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书里，写抗日战争初期，一个少年学生，因为激于爱国心，参加了革命队伍。他在艰苦的环境中渡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，锻炼成长。



第 一 个 考 驗

——記杜百魚的一次談話

林 斤 瀾 著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 海 延 安 西 路 1538 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 014 号

上海国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書号：文1099 (高)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1 字數 19000

1958年 9 月第 1 版 1958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—11000

統一書号：R10024·2014

定价：(3) 0.08 元

蘆 沟 桥

杜百魚上学上得早，十三岁上，就是初級中学三年級的学生了。少年老成，因此在家里和在学校里，都很有信用。或者是有信用，才显得少年老成吧。这一点說不清楚，但无论如何，他十三岁上，也就是初中三年級的时候，利用了他的信用，办了一些“秘密”的事情。

江南海边的夏天，虽說热得“打狗不出門”。可是一到黄昏，海风呼啦啦吹来，真叫爽快。杜百魚的胖胖的父亲，带着弟弟在院子里潑水，安排一家子歇凉的藤椅子竹凳子，一边看着西天紅艳艳金閃閃的晚霞喝采。又大声吩咐抱新上市的西瓜，“冰鎮”在水缸里。

杜百魚对这一套，自以为早已不感兴趣。只有小时候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才会搶过弟弟去抱西瓜的。他悄悄换上白衬衫黃短褲，打算不用任何借口，跟上学去一样正經地走出院子，然后赶快溜到一个“秘密”的地方去。

剛走到門口，看見同班的女同学叶英英，挺挺挺地在街上走。叶英英比杜百魚大个岁把两岁，但看起来要大得多，白紗

衫，藍綢裙，白鞋白襪。象這般年紀的女同學，夏天十九悄悄的駝着點的背，可是葉英英挺着胸膛。

杜百魚有點怕葉英英，又沒有單獨和女同學走过路，最不好辦的是在自家門口，因此閃在大門背後，打算等她走过去了再出來，誰知葉英英却是到他家里來的，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，又不得不紅着臉從門後閃了出來。葉英英驚問：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杜百魚含糊應了一聲，兩人走進院子，含含糊糊向人家作了介紹，就往自己房里走去。倒是葉英英站住說了几句閑話，順手牽起小妹妹，一同走進房間。小聲說道：

“今天晚上開會，臨時決定的。”

“我正要去那個地方去呢。”

“你知道了呀？”

“什么事？我不知道。”

“打起來了，蘆溝橋真正開仗了。”

杜百魚眼睛一亮，叫了聲：

“好！”

心跳，血往上涌。好象球賽時三起三落，最後踢進去一個球。又叫了聲：

“好！”

（真是古怪的事情！這是什麼戰爭呀？它來到少年學生中間，那姿態不是一聲爆炸，粉碎了和平生活。它倒象珊珊來遲的獎賞，好事多磨的節日。它的終於來到，叫少年學生心花怒放，才華煥發……）



“好！”

“好！”

有一个孩子在窗户外面蹦了一蹦，剛看見一撮頑皮的头发，立刻不見了。这是杜百魚的小弟弟。

叶英英轉身向着窗外，說：

“我們这里是海边，說不定会馬上变成前綫的。”

“最好明天就变。”

“反正要变了。要不，我才不闖到男同学家里来呢！”

窗外的小弟弟又蹦了一下，等到蹦第三蹦时，杜百魚想到这样大胆的行动，恐怕是得到多心的母亲的許可的。或者就是执行命令也說不定。赶紧說声走，和叶英英大模大样地，往那“秘密”的地方去了。

这一天是1937年7月7日。

(二十年后，杜百魚来到蘆沟桥。只見寬广的白石板，庄严的白石栏杆，記起当年流行的歌子：

“芦沟桥，为什么叫芦沟？

.....

芦沟桥上的石獅子，一共有多少个？

.....”

就去数石獅子，数着数着猛觉得当年心目中的蘆沟桥，全不象这个样子，当年心目中的形象，却有些仿佛大渡河上的鉄索桥。）

父亲的早操

爱国的教育界！

中学校长率领全城的小学校长，天蒙蒙亮起身，集合在中学操场上练操。虽说日本兵早已过了蘆沟桥，还是从立正稍息练起。累得满身大汗，也没有人觉着不妥当。

杜百鱼的胖胖的父亲，是多年的小学校长。每天练操回来时，正是店铺开门，妇女上街买菜的时候。这位校长身穿黄卡其军装，草绿绑腿，黑皮鞋。背着打不响的步枪，踏着八字脚，很是引动街坊的注意。总要几番站下来，说说抗日的新聞。有时候顺便买些鱼虾青菜，拎着墜手，就挂在枪筒上扛了回家。

到家喝下一壶“毛尖”浓茶，吃了点心。还要在院子里，跟左邻右舍，讲解今天新学的动作。遇上臥倒瞄准时，就在地上铺两张报纸，垫着肚子，免得弄脏了衣服。

忽然变成演員

学生们不练操，他们练歌练剧。好象天生的任务是宣傳。

杜百鱼外表老成，其实性情腼腆。因此充当了个小头目，自己却不上台。有一回，扮演义勇军队长的学生被家长禁闭了起来，派人去营救，只见那位家长端了条板凳，把守在大門



口。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。杜百魚一着急，就自己化装上台。七上八下地走进灯光灿烂的舞台，一时不知道把眼睛往哪里看，两手往什么地方放。却听见台口有人小声說話：

“象，扮得真象。”

“胡子跟真的一样。”

才稍稍放心些了。等到那个被日本兵杀死儿子的老太婆，也就是叶英英，向他求救时，听见台口小声說話：

“眼泪，眼泪，眼泪。”

他才看见假老太婆脸上挂着真的眼泪呢。不觉混身一哆嗦，高叫为老太婆报仇。

此后，只要脸上抹上油彩，一棒鑼响开了幕，就能表演各

种角色。做出平时做不出，連排戏时也做不出来的表情。从此，不把学校里的考試当作一回事。啊，要是一生一世沒有考試，那真真太好了。

临到毕业考时，考完头痛的数学，杜百魚一手把卷子递给先生，一手竟把鋼笔象飞鏢一样射在黑板上。仿佛投笔从戎。弄得一向認為他最守規矩的数学先生，圓睜眼睛說不出話来。

从上海来的报纸上，看見一种叫做街头剧的东西。写一个汉奸在十字路口的水井里放毒药。立刻照样演出，誰知杜百魚演到抓住汉奸，搜出毒药时，滿街的群众叫着打，四面八方圍了上来。杜百魚赶紧放开汉奸，跟大家解釋。可是只見張嘴，誰也听不見誰說話。形势緊張极了，只好联合汉奸，突圍而出。杜百魚生平第一次挨了几下拳脚，却笑了几天。

可是那个“秘密”的地方，却另外有些活动，渐渐地更加吸引杜百魚了。

秘密的地方

从南北大街拐进沿河的东西长街，跨过青石桥，鉆入河边小巷。小巷里边还有小巷，曲曲弯弯走到一个单扇的后門口。門上的朱漆大部剝落，沒有剝落的地方也已成猪肝色。一推門却有叮的一声，門后的銅鈴倒还响亮。

这門沒有人把守。可是有时候，門框上边还掉下一只鞋子，或者用完了的墨水瓶。

門里是一片自生自長的雜草。草叢里，有三間矮屋。說這屋好象蹲在草叢里边，那不算誇張。因為屋頂上，也長滿了兩尺高的狗尾巴草呀。

屋里有些三條腿的桌子，蹺蹺板似的凳子。靠牆却有滿登登的几架好書。上邊簽着杜百魚藏四個字的，少說也有半架。

這三間屋叫做讀書會。本來也只是瞞着學校當局，後來誰也知道了，可是如果一点点“秘密”的味道都沒有，那多么沒有意思呀。因此提到這屋時，還是使個眼色，說成“那個地方”。

這地方住着兩位外縣學生。一個瘦長，名叫夏青山，一個矮胖，叫丁云路。兩人是少年里边的大漢子，學生中間的头目人，兩人是好朋友，好到三天兩頭拌嘴，行動却總是一致的。

丁云路說：

“我們不管他們吧。”

夏青山說：

“不管他們就是我們沒有本事。”

“那我們管管他們吧。”

“你說說怎么個管法呢。”

他們為幾個同班畢業的同學傷腦筋。那幾個放着轟轟烈烈的抗日事業不干，却忙忙地去考銀行郵局，倒愿意一輩子抱算盤啃阿拉伯字。

杜百魚說：

“我不懂，要是把我關在屋子里，抄抄寫寫算算，我會很難

过的。”

丁云路說：

“他們为了一只鉄飯碗。”

夏青山說：

“他們沒有理想。”

杜百魚还是不懂，說：

“我不懂，抗日救国这样好，为什么不拿来当做理想呢？”

“他們是阿Q。”

“一肚子的阿Q精神。”

三个人的意見一致了，为那些阿Q叹了一口气。杜百魚回到家里，却睡不着，想着为什么那就是阿Q呢？就拿了几本說阿Q的书，放在枕头边，直看到半夜。看得心里热辣辣的，爬起来写文章。直写到鷄叫，写到日出，連个呵欠也沒有。文章的題目叫做：論阿Q相。写完往床上一躺，脑袋重得不得了，轟隆隆地鬧得不得了。忽然想到一个主意：写封信給叶英英，說是一夜写作，上午不能到那个地方去了。这篇文章請她帶給大家看看。

央求弟弟把信送走之后，却更加睡不着躺不住。想想无法忍耐，还是赶到那个地方去了。走到矮屋窗前，听見叶英英刚刚开始朗誦文章。就在窗外石級上坐下，靜听叶英英念完，贊道：

“杜百魚天才。”

心上一块石头才落地，就悄悄溜回家去。路上掏出所有

銅子，买了糖梨笋豆，和弟弟大嚼一頓。

数月后，学生的刊物上登出这篇文章，引起同學們的議論。杜百魚却想到抄書过多，心里很不好意思。

夜 审

中秋节的晚上，杜百魚在月光地里演完戏。踏着石板路上的月色，看着河底的月亮走回家去。忽然想起那两个外县的同学，怎样过节来着？就弯进小巷，走到那三間屋門前。听得两个好朋友又在屋里压着嗓子爭吵。推門进去时，两人又都不作声了。一忽儿，夏青山說：

“杜百魚你注意到沒有？新近有个老头子，常常来找丁云路。”

“看見过的。”

“注意到沒有？他們說話的声音象蚊子叫，別人一走近，就嚇的悶住了。”

“沒有注意。”

“丁云路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矮胖的丁云路悶悶地說道：

“我早說過，我們同乡，一个村子的。”

“那你們有些什麼秘密？”

“什麼也沒有？”

“說老實話？”

“老实话。”

这时連杜百魚也看出来了，叫道：

“不老实不老实。丁云路，你做戏沒有做好。”

夏青山冷笑一声：

“我們审审他。”

說着坐到桌子后边，拿出一張紙：

“杜百魚做记录。”

丁云路往門口溜，咕嚕道：

“見鬼。不跟你們胡鬧了。”

夏青山敲着桌子，故意細声細气地說道：

“回来回来。只要你回答一句話。”

丁云路站住了。夏青山又做成厉声口吻：

“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？”

丁云路不作声。

“杜百魚，你說我們应当不应当問問清楚？”

杜百魚想了想，快快活活地叫道：

“那个老头子臉色跟白紙一样，好象鴉片鬼。穿一件白場場的长衫，走路沒有声音，講話沒有声气。說不定是个汉奸。”

“見鬼！”丁云路往門外跑。

“抓住他。”夏青山快步跟了出来，在草丛里扭住了矮胖子。

“你說不說？”

“我不說。”

“为什么不說。”

“不为什么。”

“綁起来。”

月光下面，三个人半真半假地干起架来。总是两个对付一个，一忽儿就把丁云路按在槐树上了。

这时，有一个人没有声音地出现在草丛里，輕輕說道：

“云路，我来告訴他們。”

这就是那个老头子。

（七八年后，夏青山在山地里率領一支游击队。丁云路在自己村子里搞了个自卫队。这自卫队起初中立，后来帮助城里的国民党——不是日本人，卡住上下山的要道。在一个市集上，夏青山带着三个人，向丁云路打了三枪……）

三十来岁的老头子

中秋的月夜里，瞿瞿的蟋蟀的歌声里，这白发蒼蒼的老头子說自己不过三十来岁。

原来在杜百鱼三四岁的时候，这个小城的四乡，有过秋收暴动。这老头子被逮了，給送到南京，判下无期徒刑。他在牢里把烂棉絮搓成細綫，織成綫衣綫袜。把廢鉄磨成刀片，快到可以剃胡子。直到今年蘆沟桥炮响，才把他放了出来。他回到故乡，却不料又給抓进县党部。审問他的还是当年那个抓他的人：

“你还活着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”

伸手就摘下老头子的眼镜，扔到地上摔个粉碎。

他怎么又出来了的呢？原来离杜百鱼不很远的山地里，有一支米谷司令率领的红军队伍。杜百鱼竟不知道，这支队伍一直打仗打到现在。不多天前，有一个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，单身来到城里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门前，说自己就是红军参谋长，走来谈判联合抗日。国民党请他住在最大的旅馆，三层楼上最好的房间里。却叫两个便衣看住房门。每天吃鱼吃肉，就是没人跟他谈判。过了两个月，才提了几条条件。这二十多岁的参谋长临走时，要他们放几个人，其中一个就是这三十来岁的老头子。

那么这参谋长又怎么知道这老头子的下落的呢？老头子笑道：

“有一个学生帮了忙。”

那么那个学生姓甚名谁？又怎么帮的忙呢？老头子笑而不答。杜百鱼不问下去了，只是想：顶好自己就是那个学生呀。

这些从来没听说过的奇妙故事，却原来发生在近边。当杜百鱼独自一人时，竟把自己活灵活现地穿插在故事里边了。因此听说山地部队里，要开办一个抗日干部学校时，杜百鱼心头一跳，觉得别人猜中了他的心事。那正是他的还没有说出来的愿望，恰好是他的还没有明确的理想。

兄弟遨游

杜百魚盤算他的上山，跟父親或者說得通，母親那里是開不得口的。就採用耗子搬家的辦法，把洗換衣服日用書本，一點點偷偷搬到那三間屋里去了。再過兩天就要離開從來沒有離開過的家，杜百魚帶上兩個弟弟遨遊了一天。

這個小城有一圈城牆。他們爬上城頭，在黑壓壓的屋脊上邊，尋找自家的屋脊。等到發現那小小煙囪，不只是小，還有點歪倒。杜百魚的眼睛酸了，心里抽緊了。連忙帶着弟弟沿城頭走去。江南的秋天，還是一片片的綠。沿着城沿着街道，一條條的河水永遠那么清亮。這個小城多么美麗呀，兩個弟弟不知愁，還在尋找外婆家的屋脊，學校的屋脊……

足足走了半圈城頭，怕弟弟腳力不夠。杜百魚就拐到小山上去，打算抄近路回家。山頂有一個亭子，大弟弟叫道：

“看誰跑得快。”

就穿過樹林，飛跑上去。杜百魚一下子把這亭子當做碉堡，叫道：

“沖呀！打手榴彈呀！”

他們這樣攻進亭子，剛剛站定喘氣。落在後邊的小弟弟叫道：

“不要到亭子里邊去，那里吊死過人的，就是我的同學的爸爸。”

小弟弟緊張得快要哭出來了，杜百魚也吓了一跳，赶快退出碉堡，冲下山去。

山下就是江边，他們沿江走着。黃昏了，漲潮了，层层卷起来涌上岸来的浪花，仿佛是黃昏的爪牙。这爪牙抓着啃着杜百魚，弄得象是丢失了什么東西。等到浪花快要卷到身边时，才赶紧叫弟弟快走。小弟弟那么喜欢水，一步一回头，终于叫浪花打湿了鞋袜。可是小弟弟又那么害怕水，浪花来时就紧縮在大弟弟身边。大弟弟好象沒有別的心思，只是催着快走，走到家，人在院子里，就对着屋里叫道：

“給我一千一百个饅头，还要加一个。”

小弟弟問道：

“为什么还要加一个呢！”

大弟弟答道：

“加的一个馬上吃了。整数的存着。”

杜百魚却不知道餓，只是覺得黃昏叫人难过。仿佛总是少了什么。有什么東西悄悄溜走了。一去不回来了。

背竹管的紅軍

坐了一天小火輪，一天航船，爬了半夜山。杜百魚来到一个教堂，但已改成抗日学校。

这学校里的功課都是从来沒有听說过的：抗日統一戰綫、宣傳工作、游击战术、辯証唯物論……可是上了几天，杜百魚